

SHI JIE WEN XUE



世界文学

1

1978

世界文学

SHIJIE WENXUE

(内部发行)

1978年第1期(内总第3期)

1978年2月15日出版

编辑者 世界文学编辑部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五号)

出版者 人民文学出版社

(北京朝内大街116号)

印刷者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

发行者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定价：0.77 元



重 负

〔法国〕杜米埃



生活的最大收获是什么？——至今我还活着

〔印度〕 谢比尔·迪汪

世界文学

(双月刊)

一九七八年第一期

他爹的伙伴(小说)

..... [澳大利亚] 亨·劳森作 蔡 慧译 4

印度短篇小说

证 词..... 吉·帕迪雅作 周志宽译 17

水 蛭..... 阿默尔甘特作 黄宝生译 32

胜利花环..... 古·纳伽伐利作 倪培耕译 45

季末的雾中(长篇选译)

..... [南非] 阿·拉·古玛作 林 凡译 55

短篇小说两篇..... [意大利] 迪·布扎蒂作 吕同六译

渴望健康的人 105

朋友们 111

象棋的故事 (小说)

..... [奥地利] 斯·茨威格作 叶芳来译 119

小说两篇..... [英国] 罗·达尔作 海 观译

牧师的喜悦..... 175

鼠 酒..... 203

罗马尼亚诗抄..... 李家渔 王敏生译

特凡大公的母亲..... 狄·波林蒂尼亚努 221

罗马尼亚的觉醒..... 瓦·阿列克山德里 223

反抗压迫者..... 乔·科布什克 226

《汉堡剧评》选译

..... [德国] 高·埃·莱辛作 张 黎译 229

列宁论列·托尔斯泰..... 陈 癸 269

“文艺黑线专政”论与《走出“彼得堡”!》..... 张 羽 292

《基度山恩仇记》与江青..... 弋 沙 303

世
界
文
学
动
态

贝鲁特出版一本评巴勒斯坦作家格·卡纳法尼的专著
(315) 西班牙诗人维·阿莱桑德雷获一九七七年诺
贝尔文学奖金(315) 苏联《新世界》月刊发表一部宣
扬泛斯拉夫主义的历史小说(317) 苏联当局宣布一
九七七年国家文学奖金获奖名单(318) 苏《知识》月刊
谈“宇宙题材”的诗歌前景(320)

争取面包与自由.....[阿根廷]维 果 (封面)

重 负.....[法国]杜米埃 (封二)

生活的最大收获是什么? ——至今我还活着

.....[印度]谢比尔·迪汪 (封三)

他爹的伙伴

〔澳大利亚〕亨利·劳森

蔡 慧译

亨利·劳森是澳大利亚杰出的现实主义小说家和诗人。他一八六七年诞生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斯矿区一个淘金工人的家庭中。父亲原籍挪威，一八六六年移居澳大利亚，初当淘金工人，后改而经营一小块耕地，始终无法摆脱贫困。劳森幼年只念过三年小学，十四岁就帮着父亲干活，曾当过油漆工人、锯木厂工人、小职员等等。他一生颠沛流离，经常失业、负债，陷于困境，于一九二二年去世。

劳森十七岁起就开始在报纸上发表诗歌和文章。他是一个来自人民的作家，作品富有浓厚的澳大利亚乡土气息。他笔下的主要人物有他从小就熟悉的丛林人——剪羊毛工人、淘金工人、赶牲畜的、季节性农业工人等，也有悉尼贫民窟里的工人、童工和贫民。对于这些开发、建设澳大利亚的劳动人民，劳森怀着深厚的感情，以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描写了他们的生活和苦难，同时也热情地歌颂了他们的高贵的品质：团结、友爱、互助、富有同情心等。

劳森的小说文笔简练，叙述生动，虽然写得都很短，但他善于抓住事物的本质，通过典型，呈现出一幅幅澳大利亚劳动人民痛苦生活的图景，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劳森的作品很多，其中包括小说集《乔·威尔逊和他的伙伴们》、《丛林中的孩子》、《洋铁罐沸腾的时候》，诗集《在海阔天空的日子里》、《通俗诗和幽默诗》等。本篇选自《洋铁罐沸腾的时候》。

——编者

这儿还叫金谷，不过“金”字已是有名无实——只有那一堆堆黄黄的金矿渣和山坡上的一片金合欢花，或许还可以算是这个名字的一点根据。可是山谷里金子早已采完，掘金人都走了，正象泰门的朋友在泰门家业荡尽后一样。^①金谷是个凄凉的地方，即使只拿废弃的金矿来说也是凄凉的。那受尽折磨、创伤毕露的可怜的大地，似乎在默默哀求四野的丛林过来把它掩住，那些灌木小树也象应了它的请求，在渐渐地从山梁脚下延伸过来。莽莽荒野把失去的地盘又收回了。

山谷两边的那对晦暗阴郁的山冈，从上到下都满是黑沉沉的丛树和瘦嶙嶙的黄杨；可是在一边的山坡上，最高一排矿井的上方，却长着一行鲜花烂漫的金合欢树。

那西山的山顶有点象个马鞍，在相当于鞍头的地方，桉树丛中高高地耸立着三株巨松。这三株几哩以外都能望见的孤单单的大树，早在白人翻山越岭以前，就已积年累月受着夕阳金光的照晒了。

这一派景象的主要特色，是它给人一种似乎永远在那么痛苦地、紧张地侧耳谛听的印象——它仿佛要听出掘金人生活的声息，可是那些声息早已远去，只剩下一片被旧日喧嚣的遗迹衬托得分外显眼的空虚了。掘金人的大军早已涌去开采新矿，遗下的只是一些掉队的和开小差的。那是些无法拖着家眷到处奔跑的穷汉，是些老弱残兵，是些对发财早已死了心的人。他们无声无息地退出了队伍，留在废弃的矿地上，东掘西翻借以糊口。金谷的翻矿人也聚成了一个小小的村落，住在一片半边叫史本塞滩、半边叫砰砰滩的开垦地上，可是他们并未给这派景色增添生气，仿佛只是一些

① 泰门系莎士比亚所著《雅典的泰门》一剧中的主要人物，家道豪富、挥金如土，到后来家产花尽，朋友们都弃之不顾。

出没不定的鬼魂。外人乍一看去会以为这里已是荒无人烟，慢慢地，他才会坑洼之间的小树下碰上一件外衣、一只水罐，还可以听见从浅矿的深处传来橐橐的镐声，表示下面有个翻矿人正在采掘残剩的一点金沙。

将近圣诞节的一天下午，山谷低处一座较深的旧矿井上架起了一具轱辘。第二天早晨，轱辘的绳子的一头结上了一只皮桶，摆在井口附近；旁边一块打扫干净的地面上，积起了一小堆潮湿的沙土。

近旁一簇小树的阴影罩住了半个矿渣堆，树荫里有个十一、二岁的小男孩，垫着一件旧外衣坐在那儿，正在石板上写字。

孩子长着金黄的头发，深蓝的眼睛，瘦瘦的老成的脸——这张脸大概到了成年也不会改变的了。他身上穿的是斜纹绒布裤子、棉布衬衫，裤子背带缺了一根。他牢牢地抓住石板，木框角儿紧顶着胸口，头歪在一边，凑得很近，那散乱的头发都快碰到石板了。他目不转睛地从眼角瞧着石板，费力地照着头一行字抄写，可是每次都写得不一樣。他把舌头伸出在嘴角外，不时绕着嘴唇舐上一圈，使他的脸上暂时出现白净的一环，仿佛他这吃力的作业很需要舌头的帮助。他那些满是泥巴的小小的脚趾头也合拍地扭个不停，好象也在帮着他使一把劲儿。他时而停下笔来，举起黑乎乎的小手臂抹一抹嘴。

这“小岛屿”梅森，大伙都管他叫“他爹的伙伴”。从前他常常一起身就溜出门去，穿着单衫到浓霜满地的河滩上去跑一趟。从那时候起，他就一直成了那帮掘金人和翻矿人喜爱的孩子。“长脚”鲍伯·沙京斯还常常谈起：有一天早上，小岛屿在茂密的湿草地里跑了一趟回来，赤条条一丝不挂，说是把衬衫给跑丢了。

后来，掘金人大半都走了，小岛屿的母亲也去世了，这时就可

以在矿地上看见他，光着晒黑的胳膊和大腿，带着铁镐、铁锹和一只直径足有他身长三分之二的大淘金盘子，到旧的矿渣堆里去“探采”、“翻寻”。“长脚”鲍伯跟小岛儿特别要好，常常特意设法让他找到一点金沙，或者找到有金沙的所在，还支吾其词地分辩说，他跟这孩子老谈个没完，是因为“逗小岛儿说话实在有趣”。

小岛儿坐在那儿写了一会，这时从矿井里传出来一个深沉的声音：

“小岛儿！”

“喂，爸爸。”

“把吊桶放下来。”

“来了。”

小岛儿搁下石板，走到井旁，把吊桶放下井去，等放完了那段松松的绳子，他就一手按在辘轳轴上，另一只手在轴下撑着，让它慢慢转动，把吊桶放到井底。只听见铁锹铲了几下，立刻那个声音就大声喊道：“吊上去吧，孩子。”

“装得太少啦，”孩子朝井里张望了一下，说道。“你放心装好啦，爸爸。我还满可以多起点儿呢。”

又是一阵刮擦声，孩子叉开两腿，在小土墩上站稳了；这土墩儿是他堆在辘轳的摇柄下，用来弥补他身长的不足的。

“来吧，小岛儿！”

小岛儿转得很慢，但劲头十足，一会儿那桶“金沙”就吊上了地面；他踮了踮脚，把吊桶提过来，倒在那堆沙土上。

“小岛儿！”他爸爸又喊了。

“喂，爸爸。”

“你的字写好了没有？”

“快好了。”

“那么下回可把石板吊下来，给你做几个算术题。”

“好。”

孩子回到老地方坐好，把石板角紧紧顶住胸口，弓起背，又歪歪斜斜地写起来了。

在当地，大家都知道汤姆·梅森是个沉默勤劳的工人。他年纪已有六十上下，高高的个儿，稠密的胡子，相貌没什么特别，或许就是神气有些严峻，本来尝够了辛酸失意的人，神气之间是往往会显得这么严峻的。他住在砰砰滩那头，薄荷树下的一所小茅屋里。六年前他的妻子就死在那儿，此后虽然又掀起了新的采金热潮，按他的情形也满可以去，可是他却始终没有离开金谷。

梅森这时正跪在“掌子面”前，借着壁上腊烛的微光在那里采掘。坑道里地下湿极了，他的裤子上满是泥水，又凉又沉；那老矿工对这种情形可也习惯了。不过，今天他的铁镐可不大带劲，因为他似乎有些心不在焉，不时会停下手来，让思想离开“掌子面”上那薄薄一层含金的沙土，飘到遥远的地方去了。

他发掘出了过去生活中的许多情景。这些情景可不是愉快的，因为在朦胧的烛光下，他的脸色是那么呆滞而苍白。

囊，囊，囊……这翻矿人的思绪渐渐沉入对往事的回忆，铁镐声也就愈来愈慢、愈来愈稀落了。坑道的两壁似乎慢慢消失了，那“掌子面”也远远后退，退到了夕阳闪耀的南海那边的一片烟雾中。他站在一艘船的甲板上，旁边站着他的弟弟，兄弟俩在向南航行，驶往那金光万丈、辉煌耀眼的福地！布帆乘着畅快的顺风推进，快船载着两个从来也没有过的疯狂的幻想家向前飞驰！翻上长长的蓝色海洋的山脊，飞下长长的蓝色海洋的峡谷，直驶向一片崭新的然而又是那么古老的国土——那儿，赛过南天灼烈的阳光，闪耀着巴勒拉特、本迪戈这些光彩夺目的名字！甲板似乎猛一倾侧，那翻

矿人也向前一倒，撞在“掌子面”上了。他震醒了过来，重新举起了铁镐。

可是铁镐又愈来愈慢了，他眼前又浮现起一幅幻景。这回可是在巴勒拉特了。他跟他弟弟一起，在尤里加的一个浅矿上工作。弟弟脸色灰白，象是有病，因为他跳舞酗酒闹了一夜。他们背后是连绵不断的青山，前面是著名的面包店山，左边是金岬。两个骑警策马奔上了怪人山。他们来干什么？

他们把弟弟上了手铐带走了。昨儿晚上打死了人。起因是酒后争风吃醋。

幻景又消失了。镐声橐橐，数着这以后的年头——一年、两年、三年、四年……直数到二十，于是眼前又出现了一幅画面：新南威尔士一条欢畅的河边的一片选地。^①小小的园地四周种满了葡萄和果树。一群群蜜蜂在树荫里忙个不停，山坡上的麦子快要熟了。

一个大人和一个小伙子，正在园地前的低地上开垦一个围场。那是父子俩，儿子约莫十七八岁，长得跟父亲一模一样。

又是马蹄声！报复之神穿着骑警的制服出现了。

昨晚在四五哩路以外，邮车遭到了抢劫，还打死了一个反抗的乘客。当晚儿子跟几个朋友出去“打袋鼠”，一夜没有回来。

骑警把儿子锁上手铐带走了，罪名是：“持枪行劫”。

骑警跑来的时候父亲正在挖一个树桩，铁锹半截插在泥里，一只脚还蹬在锹上。他看着骑警把小伙子带到屋里去，回过头来把脚一蹬，把锹插下去，挖起了一大块泥。骑警到了屋子门口了，可他还是挖个不停，似乎并没有听见妻子绝望的叫喊。骑警搜查了

① 澳大利亚当时的土地法令规定，向政府缴付了相当数目的钱，得选领一定面积的土地。

小伙子的房间，抄出两大捆衣服，然而父亲还是只管挖他的地。骑警找了匹耕马，搭上鞍子，把小伙子架上了马，父亲还是埋头挖着。骑警挟着小伙子沿山脊奔驰而去，父亲连眼都没抬一下。树桩旁的土坑愈来愈大，直到那刚强的小妻子走来轻轻拉住了他的胳膊，他这才住了手，勉强打起点儿精神，象一只听话的狗似的随着她到屋里去了。

接着是受审丢脸，以后更是灾祸连连：牲口病死，更加上旱灾，马上陷入了贫困。

又是一阵橐、橐、橐！可这不是翻矿人的铁镐声了——这是泥块纷纷落在他妻子的棺木上。

在一个林间小墓地上，他象个石人似地站着，眼看他妻子的墓穴给掩上黄土。他妻子是心碎羞愤而死的。这漫长难捱的六年里她一直哼着：“丢脸我受不了！丢脸我受不了！”——穷人往往是有骨气的。

可是他还活着，因为男人的心不是轻易会碎的。他昂起了头，为了剩下的一个孩子而苦苦地干下去，这孩子就是小岛屿。

如今这翻矿人似乎也看见了一幅未来的图景。他仿佛成了个衰颓的老头儿，不知是在哪儿站着，旁边有个年轻人，那副相貌正是小岛屿。又是马蹄声！天哪！报复之神又穿上骑警的制服了！

那翻矿人不由得跪倒在坑道下湿糊糊的烂泥里，他祈求上天千万在报复之神降临以前，把他的最后一个孩子召去。

“长脚”鲍伯·沙京斯从前在矿山上大家都叫他“魔鬼鲍伯”。的确，他的侧影，至少有一边，会使人想起那冷言冷语的梅非士托弗里斯^①；可是那另一边就完全代表了他真正的性格，跟魔鬼毫不

相干了。他的脸已经破了相，一只眼睛也在巴勒拉特的一座老矿井里因炸药爆发过早给炸掉了。坏眼睛上蒙着个绿色的眼罩，使他眉宇之间老象挂着一丝冷笑。

他是个呆笨、迟钝而又和善的英国人。说话带点口吃，而且有个奇特的习惯：常常要在谈话之中插上一个“喏”字，唯一的作用就是用来填补口吃的空隙；不过这也帮不了他的忙，因为就连这个“喏”字，往往也得叫他结巴半天。

太阳快要下山了，一抹金光高高地爬上了金谷的丛树，这时鲍伯沿着西山脚下的小路走来了。他还是往常的那副打扮——棉布衬衫、斜纹绒布裤子、褪了色的帽子、紧身背心、短统靴子。肩上扛着铁镐，柄上挂着一把短短的铁锹，吊在背后，腋下还挟着一只大盘子。他在这个架着轱辘的矿井对面停了下来，以他惯用的招呼方式，向孩子喊道：

“嗨，跟你说话哪，小鸟儿！”

“什么事啊，鲍伯？”

“我看见那边矮林里有只……喏……小喜鹊，你要去抓准能抓住。”

“走不开，爸爸在井下哪。”

“你爸爸怎么知道这座老矿井里还有……喏……金沙呢？”

“星期六在镇上遇见老考奈来着，他说这里金沙还有不少，值得仔细挖挖。挖了一早上啦。”

鲍伯走过来，啪哒一声扔下了家伙，把裤管扯起点儿，就在自己的一只脚后跟上坐了下来。

“你在石板上……喏……做什么呀，小鸟儿？”他摸出一支陈旧

① 《浮士德》一书中的魔鬼。

的陶土烟管，点上了火。

“做算术哩，”小岛屿说。

鲍伯抽了一会儿烟。

“干这个有什么用！”他往泥墩上一坐，屈起腿来说道。“念书没意思。”

“瞧你说的！”孩子大声喊道。“依你说，读书、写字、学算术，都是没有用的啦？”

“小岛屿！”

“来了，爸爸。”

孩子到辘轳跟前把吊桶放了下去。鲍伯想帮着他吊起来，可是小岛屿巴不得在朋友面前显显自己的力气，一定要独自个儿来绞。

“将来你一定是个……喏……大力士啦，小岛屿，”鲍伯卸下了吊桶，说道。

“哦，再多装些我也吊得起。瞧，摇柄上我都上了油！现在转起来可滑溜啦。”为了证明他的话，他猛地一推，就把摇柄推得直打转。

“为啥大伙都管你叫小岛屿呢？”他们回原处坐下以后，鲍伯问道。“这不是你真正的名字吧？”

“不是，我的名字叫哈利。以前有个矿工常说，我在爸爸妈妈的眼里就象大洋中的一座小岛，从此人家就叫我小岛，后来又变成了小岛屿。”

“你以前还有一个……喏……哥哥，是不是？”

“是的，可那时我还没有生哩。他死了。妈妈常说她不知道哥哥是死是活，可爸爸总说，对他来说哥哥是已经死了。”

“你爸爸还有一个弟弟哩。你有没有……喏……听说过他？”

“噢，我听见爸爸有一次跟妈妈说起过。好象说他在酒店里跟

人打架，闹出了人命。”

“可你……喏……你爸爸……喏……喜欢他吗？”

“我听爸爸说，爸爸从前很喜欢他，不过这都是过去的事了。”

鲍伯默默地抽了一会烟，眼睛似乎在望着西天那缓缓飘过象是送殡行列的几片乌云。后来他轻轻地说了句什么，听去仿佛是：“都是……都是……喏……过去的事了。”

“嗯？”小岛屿问。

“哦，没有……喏，喏……没有什么，”鲍伯打起精神回答说。“你爸爸衣服口袋里是张报纸吗，小岛屿？”

“是的，”孩子说着就取了出来。

鲍伯接过报纸，目不转睛地看了好一会儿。

“这儿有一段新金矿的消息，”鲍伯指着一则裁缝的广告，说道。“你……喏……念给我听听好不好，小岛屿？眼下报上都用小号字，我看不清楚。”

“不，根本不是的，”孩子接过了报纸，说道，“这是……”

“小岛屿！”

“等等，鲍伯，爸爸在叫我呢。”

孩子跑到井边，双手搭着辘轳轴，前额也贴上去，弯着身子想听爸爸在说些什么。

冷不防，那狡猾的圆轴打了个转，只见一个小身体在井壁上撞了两下，就摔在梅森脚边，一动不动了！

“梅森！”

“啊？”

“把他放在吊桶里，用皮带把他缚在绳子上！”

一会儿，传上来：